温嶺日報
第251期
初中
青草地
2022.10.11 星期二
新闻热线：86221563
投稿邮箱：qcd0576@163.com
温岭市融媒体中心
温 岭 市 教 育 局 合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3-0106

编者按：时光的车轮碾过，从前低矮的小屋变成了摩登的高楼大厦，窄小坑洼的泥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，那个端着饭碗光着脚在邻里间串门的小孩，也长成了西装革履的精神小伙，忙碌在城市的写字楼里……时间，将一切老旧事物更新。但那老街、老屋、小巷子，仍牵动着每一个从老城走出去的孩子。那柔和的岁月，那斑驳的时光会一直藏在相册里、记忆中。

老城旧事（一）

记忆里的老街

●市三中七⑴班 蒋语晨

小学时，我几乎天天可以看见那条老街，就像我家的老奶奶一样，陪我成长，过着美好日子。

那时，我还住在虎山路的老四合院里，每天去上学，都会经过那又老又长的街，老街的故事是那么悠远绵长。

老街周围立着两排老屋，由一块一块石头垒成。高低不一，参差不齐，屋顶像潮水一样起伏，没有整齐的快感，却多了杂乱无章的错落。未经打磨的石壁凹凸不一，被绿苔“粉刷”，以一种天然的青丝点缀着。屋顶上鸟儿还在叽叽喳喳地喧闹，树顶上的落叶还未抖尽身上的晨露，肥大的叶虫慵懒地在叶上，尽情沐浴着阳光，一切如此寂静。

它如我料想的那般恬静。

我静静地在街上漫步。看木雕的门、纸糊的窗与年迈的人。屋里没有灯，没有钟，几乎每隔几户人家就有一桌棋。三五成群，聚成一团，弈棋者貌似淡然，其实内心波澜起伏。围观者全神贯注，屏气凝神，眉头紧蹙，似为下棋者出谋划策。老人们靠着太师椅，一束阳光，一杯清茶，便是一个美好的下午。

这条没有弧度的无名老街，一路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它像一条被遗落的皮带，静静地等候着主人的青睐。

老街让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有那由远至近的拨浪鼓的声音。一个老爷爷推着一辆小小的三轮车，不停叫卖着：“白糖要喂，白糖要喂。”放学时，总会有好些同学围着老爷爷，高声嚷着：“给我一块。”“给我也来一块。”当然，那群人中肯定有我。嘴里白糖的滋味，让我忘记了石板路的坑洼不平，忘记了学习的疲惫，忘记了暂时的不快。

老街籍籍无名，老街永镌心底。

人来车往暖心间

●市三中八⑶班 徐振皓

风又一次吹过，和往日一样带来凉意。风中看到“老车站”三个字，总是暖暖的。

“老车站”和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，年久的车站，位于人民路口。在我小时候，这里是最大的客运中心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和车络绎不绝。就是这个小地方，留着我童年时的许多往事。

母亲在我上幼儿园时常常奔波在市区和箬横两地，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，而我们送她离开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老车站。我不止一次随着父亲去送别母亲，在那个昏暗的、人来人往的水泥房，我们找个位置坐下，听母亲的叮嘱，“好好睡觉”“注意保暖”……离别时，我总会紧紧攥着母亲的手。母亲总是俯下身子，拥抱着我，轻声安慰，并承诺会给我带来好吃的糖。我会在安慰声中不舍地松开手，目光紧紧看着母亲所乘坐的车，缓缓地驶向远方，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

寒暑假时，我会跟着母亲一起去她的单位。依旧是那个水泥房，只不过我从一个不忍分别的送行人，变为一个激动不已的旅行者。拎着一个独属于我的背包，踏上了这辆无数次想登上的车。母亲向售票员买了票后，带着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我不停地问：“什么时候发车？”“怎么还不出发？”母亲会笑着说“不急，稍微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沿路的美丽风景。”

得到答案后，我也只会安静那么一小会儿。母亲便会向我讲起以前的检票方式，在那间候车房里买上一张车票，再上车检票。随后，又会变戏法一般拿出一张以前的车票。为了这一张车票，我总会不耐烦地一遍又一遍听着母亲讲这个事。故事讲完，车也该启程了。回头望去，暖红色的“温岭站”三个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直到不见。

如今，老车站已经拆除重建成一个广场了。曾经灰黑色的墙壁已经被刷得粉白。风仍如往日那般清凉，可再也没有了记忆中的一排一排座椅，没有了耳边嘈杂的交谈声，也没有了热闹的人来车往。

只剩下了屋顶上的“温岭站”，暖暖地看着我，看着桥边、路上，依然人来、车往。

一街一瓦一童年

●市三中八⑶班 赵腾

嘈杂的施工场地前，我弯下腰，拾起一块散落的瓦片。粗糙不平的瓦片上盘虬着裂纹，仿佛印证着这条面目全非的老街。远处城市的灯火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仿佛这样就可以告诉我：你已长大了。

“贪吃街”，城市中独特的一条街道，本没有什么特别，楼低屋矮，人面沧桑。但就是因为无数家小吃店与美食店聚集于此，所以每至周末且尤是晚间，人流拥堵，热闹而温馨。

小时候，与爷爷一起散步，偶尔会途经此地。每每至此，总是流连忘返，不愿离去。黑暗的夜幕下是繁荣的灯火，炸油的烟气从店门缕缕冒出。千百种香味交织在一起，在空气中弥漫悠长，引来一圈一圈行人。

“爷爷，我想吃那个！”幼小的我指了指那家客人相当多的小吃店，眼睛迫不及待地盯着摆在架子上的几份特色烧饼，仿佛只要得到爷爷同意，就可以冲上前去大快朵颐了。

“才刚吃过晚饭，又要吃这个，肚子会胀坏的！”爷爷笑着，慢慢地说。在我不断的乞求下，爷爷走上前去，把干瘦的左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卷钱来，抽出一张。慈祥的老板接过爷爷递来的钱，顺手用打火机点燃口中的烟，然后才含含糊糊地问我：“小朋友，要加点辣吗？”我摇摇头，眼中充满对食物的向往。

刚刚接过一份热乎的，外面就开始下雨。尽管夜雨降临，各店仍然没有停业，人们照旧撑伞，来来往往，行止如常。我们坐在温暖的小屋里，我一边看雨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饼。“好不好吃啊？”爷爷看着我满唇的油，呵呵地直发笑。“好吃！”我把咬成一段弯月的烧饼送到爷爷嘴边，“你也尝尝嘛！”

突然，一切开始波动，小屋、街路开始扭曲、褪色，我的眼前顿时游移不定。破碎的最后一刻，目光停留在店门上方，只见沉重的雨水正滚到瓦檐边，直直流淌下来……

定神一瞥，手中仍捏着这一张完整的瓦片，而那些如梦如幻的往事，却再也看不到。满地的碎片触目惊心，再难复合。我明白离我而去的，不仅是曾经我所熟悉过的“贪吃街”，而且还有我的童年。它满足了我舌尖上的快乐，也浇灌了我心灵的田地。斯事往矣，我怅然地抚瓦四望，想要寻找一份心中的答案，然而终是无所回应。

一街，一瓦，一童年。

贪吃

●市四[illegible]班 张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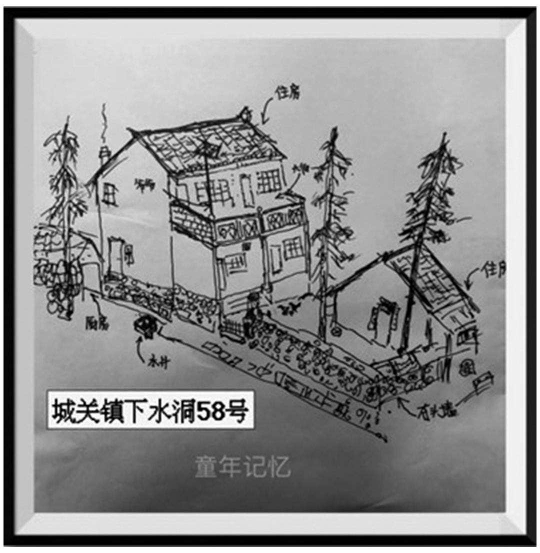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[illegible]

拆 [illegible] 子 又悠闲

变成 [illegible]

酸爽的 松脆的 氤氲的

丝滑的 筋道的 温热的



老 家

●市三中七⑺班 陈港

温岭老城的地名极具特色，卖鱼桥、三元桥、后溪岸……虽然这些地标已不复存在，但仍能体现出上世纪老城的风貌。从地名可以看出都和水有关，那时水道纵横，就连如今的马路，也都是曾经的水沟。

温岭县城关镇下水洞58号，我们家的祖居，这条路现在仍在。两旁低矮的房屋早已不复当初，水沟也不见了。仅存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樟树和一口古井在述说着历史。沧海变桑田，欧式大楼替换了矮小的四合院，使这儿增添了许多城市气。

一堵石墙，围出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祖屋。简朴，但不失恬静，这里充满了乡村风格。两层的砖瓦楼，从房顶伸出一根烟囱。傍晚时分，炊烟袅袅，犹油画般。宽阔的阳台上，被一圈满是花纹的水泥护栏围着。听说是爷爷怕爸爸掉下去，造房时连夜浇筑的。护栏上还绑了一根长长的天线，接收电视信号。小院里种着几棵树，其中最大的便是梧桐树了。这棵树有三四层楼高，像把巨伞撑在屋顶上，从屋里往外看，简直是遮天蔽日。春天是小院最美的时候。每当春深了，梧桐树也开花了，密密的，像小喇叭一般挂在枝上。初夏，花儿总会伴着知了声随风飘落到阳台上，每当在树下乘凉时，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，沁人心脾。满院、满屋，全是香。这也成了爸爸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。

老屋的小巷里经常会响起这样的声音：“鸡肫皮、牙膏烂有了换非——”那时，没有手机。邮电局的同志蹬着绿色的自行车，一路颠簸着，铃声“丁零丁零”响着，边骑边喊：“香蕉——芹菜——你屋里个电报啊！”这声音会响彻整个下水洞路。

下水洞最少不了的肯定是水了，曾经，老屋石墙外就有两口水井。拿个桶，只要一伸手，就能舀到清凉的水。那时没有冰箱，夏天在井里泡个西瓜，吃起来透心凉。每户的院子里，狭窄的小溪一年到头都有清澈的水在流淌，细小的虾米欢快地窜来窜去。

长辈们几十年来，从下水洞搬到三星桥，再到城东，如今，我们一步一步远离了祖居。但足迹虽远，人心依旧，逢人问起，我们依旧会说：“我是下水洞人。”